

# 文化傳統與世界和平的迴響——回應羅多弼教授的專題演講

陳煦銘

九十四年十一月五日星期六，瑞典孔子學院漢學家羅多弼教授與其師馬禮蘭教授，因應星雲大師的邀請，蒞臨南華大學來做專題演說。羅多弼是瑞典人，1973 至 1976 擔任瑞典駐北京大使館的文化事務參贊，1980 年榮獲瑞典斯德歌爾摩大學哲學博士，1990 年任職母校中國語文學系中國語文和文化系。現任該校中國語文和文化系主任兼亞太研究中心主任，瑞典皇家人文、歷史和考古學院院士，北歐孔子學院院長。羅教授的研究專精方向，主要是中國思想史及文學史。目前的研究內容是中國思想史的演變，尤其是從西方分析哲學的觀點介紹中國文化及未來發展的情況。<sup>41</sup>

當我到達演講廳時，已經是座無虛席，裡面擠滿了慕名前來聽講的人。羅多弼教授的演講可以說是國際文化交流，也可以了解西方文化中成長的學者，對於漢學研究所下的註解。羅教授引用政治學者杭亭頓教授的文化衝突理論，認為國際問題、矛盾和衝突是由文化區別所引起的<sup>42</sup>。對於要探討的主題：文化傳統與世界和平，從下面幾個面向來探討。(一)、21 世紀最嚴重的國際衝突是不是一些文化衝突？(二)、這些文化衝突是什麼性質？(三)、文化傳統扮演的角色如何？(四)、我們針對這些文化衝突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？總結以當代世界的矛盾衝突是由於當代人所引起的，不能把責任推給文化傳統。羅教授認為我們有選擇自由和生活方式的權利和責任，因此我們要為縮小必然亡國，擴大自由王國而努力<sup>43</sup>。當時有許多的來賓提問，筆者無法一一完整敘說。

筆者認為東、西方國家對於文化傳統與世界和平看法截然不同。即使兩岸分隔分治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將近半個世紀，但對於文化傳統、做學問就有許多不同的看法。就如同五四白話運動，讓知識可以簡單的被學習；加上西洋船堅炮利，振醒了這沉睡中的帝

<sup>41</sup> 羅多弼：當東方遇上西方-星雲大師與漢學家的對談（人間福報）第 14 版民國 94 年 11 月 20 日

<sup>42</sup> 羅多弼：（文化傳統與世界和平）南華大學第一場講稿，民國 94 年 11 月 5 日

<sup>43</sup> 同前註頁 1

國。當然以一個北歐瑞典駐北京大使館的文化事務參贊，並長期研究中國事務的中國通。同時這位漢學專家來到中國居住，在龐大的機器下歷經中國近代最不安的年代，所知道的片段，來解讀它所認識的中國，並稱為漢學專家，那可以知道他對漢學所下的功夫。羅教授他以歐、美國家的文化傳統角度來看漢學，此時它已遠離了中國。在存在主義哲學思考裡，以對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見先生了解，就認為對這個龐大古老國家的機器有所了解，我想不盡然是這樣。

羅教授第一個談論的主題是 21 世紀最嚴重的國際衝突，是不是來自文化傳統衝突？我想是否定的。全球化是世界發展的主流。各個地區國家、民族之間的交流不斷的深化，彼此的依賴會更加深<sup>44</sup>。從歐洲提倡的歐盟，共用的歐元。這是一種強勢的文化及強勢的貨幣，對於體系下的小國，已經警覺到生存及文化被複製的情況，本國文化有喪失的可能。最近美國提出的霸權文化與國家的理論。對於一向以全球警察自稱的美國，面臨亞洲中國大陸霸權的崛起，有著很不一樣的擔心。以美為首的盟邦，為強化軍事上的優勢，所造成的軍備競賽；台灣竟被視為當然投資國，要求台灣購買他們準備淘汰的軍備。我總是認為全球化後，世界各國均強調自己文化獨特性，必然興起了一股民族主義；強調不一樣的傳統文化時，當然被不一樣的意識型態所主導，過度強調優越性必然引起衝突。因此，會挑戰原有的世界結構，我們要強調和平，似乎離我們越來越遠。在這個體制下，小國無外交。當然又碰上兩岸的不友善敵對狀態，更增加難以消彌可能戰爭的困惑。需知全球化與在地化之間，彷彿民主制度當中少數服從多數，多數更必須尊重少數。不然多數暴力的結果，可能造成全球更多的動盪與不安，更有賴我們再教育上深耕。

這些衝突是什麼性質的衝突？早期在歐洲是宗教戰爭，但在中國是領導者的戰爭，這是有別於西方。但中國自古以來，成為王敗為寇，這是千古不滅的定律。當然統治者總是會給自己一個最好的理由，為聖戰而戰也好，為台灣人而戰也好，為大中國統一而戰也好。統治者認為，體現文化衝突創造一個給予自己的權柄與利益的藉口。但是絕大

---

<sup>44</sup> 同前註頁 1

部分的人，不知我們為何而戰，也不知道什麼是意識型態。我們的文化傳統是什麼？我想它的特點，就是每一個國家，都有其文化傳統與民族意識。而這個種族不論多與寡，它們應該受到全球化的體制照顧與尊重。如同：聯合國對其下的所有成員國一樣，但是其實那也還不夠平等；非成員國是否一視同仁。就拿台灣加入聯合國及美國攻打伊拉克來說，它就是假借聯合國之名，行侵略之實。安理會成員也算是一個文化傳統的幫兇。大國的否決權，可說是另一個不平等。

傳統文化我們扮演的角色如何？如果我們對文化傳統定義為：一個民族生活方式、思想、價值觀、和信仰、態度<sup>45</sup>。羅教授把它定義為：幾個世界上的主要國家，但筆者認為這又太細分了。仔細的從語言溝通來看，可了解它是來自幾個文明古國，強勢語言及原有的在地語言，當然也帶來了文化的強勢。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佈，目前世界第一種語言，就是大陸中文。第二強勢語言，是美語。再其次第三種語言，印度語。第四，才是拉丁語言。當然這是以使用人口來排名，但是這也為一般歐洲國家所認同的。語言是人與人，國與國之間溝通的第一要素。除此之外，文化傳統是多元的，是整體的，是不可切割的。它是隨時在發展，隨時在變化，而人是文化傳統的詮釋者，其決定在人。因此，人也是文化傳統操控者。中國自五四運動以後，為了迎頭趕上西洋的船堅炮利。因此，必須學西洋的科學實證。語言上的溝通，把文言改成白話的通俗性比較高，人人都可輕易就學會的語文。當然，這也是從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後，第二次語言的變革，讀書不再是貴族的權益。當然，這也是在文化傳統裡，一個民族的一統要素。當然我們說：強勢文化，就如同羅教授所講的一腳站在一個具體的文化傳統裡，另一腳就去超越了它<sup>46</sup>。在中國因為領導者有智慧所以同化異族，但在西洋一個文化對一個文化的入侵，只有戰爭，這就是包容與智慧？令人懷疑。

在文化的傳統裡，人與人溝通的重要因子是語言。而語言的表達，在於對語言的詮釋。當然要詮釋語言之前，我對於要詮釋語言的對象必須要深入了解其國家。這就是我

---

<sup>45</sup> 註同前頁 4

<sup>46</sup> 同前註頁 4

們說全球化中，各國文化傳統的深化。目前台灣主體文化的淺碟化情形，非常嚴重。目前台灣對自己的中原文化的切割，對於台灣的近幾百年的文化所知又有限，而且自信心又不足。當然理想和落差中間有一段很大的距離。這只是一群統治者，喜歡在追逐權勢和利益的共犯結構中，找出最好的理由。我們說人是文化傳統中的要角。當然人在詮釋話語的同時，無疑的也是話語在詮釋你。這就是透過你所表達的話語，來認識你<sup>47</sup>。如果說人是傳統的俘虜，這是認識論的認知，因為傳統文化深化了我們的生活，也深化了我們的行為和態度。人要跳脫這個本體似乎不容易。在存在主義認為存在先於本質，雖然我們在本體上會受到限制，但如何跳脫就是我們的責任。

我們說詮釋傳統文化，詮釋者主觀、主動而不是被動的支配話語。它最主要的依據就是：自己的個性、態度、生活習慣。其詮釋也不一定是文化傳統本身，它是主觀的強調個人自由。羅教授認為，今天國際間的衝突，不在於文化傳統的衝突，而是主事者把它歸因於文化傳統，因為文化傳統裡的內容，而引起衝突。但當我們急需要一個利益，或者為一件事尋找出口時，或者我們感到不安全甚至被威脅時，我們會在傳統文化給自己尋找歸宿，這在某種意義上它就是在傳統文化上虛構<sup>48</sup>。個人的情緒一旦集團化之後，或許成就國家認同上的群體暴力，史上常說或許教育學上的情緒理論足以解釋之。

因此，我們要在文化傳統上面，對文化衝突應有什麼態度？我們當面對大文化傳統時。基本上我們應了解其不同和差異，同時應在異中求同。當我們在詮釋文化傳統時，同時文化傳統也是在詮釋著我們。傳統是多元，豐富了我們的生活，同時也是一種暴力。我們應有容許別人跟我們對話語或文化傳統有不同的詮釋，生活型態、態度、行為有跟我們不同的選擇與尊重。選擇的權利這就是天賦人權。同時我們設計了，一些從異中求同的制度、方法，用來促進人與人之間的認同方法。這些問題和矛盾解決方法，是要用談判、妥協、投票來產生。因此有聯合國、歐盟-----等<sup>49</sup>，機構產生。但是，每天

---

<sup>47</sup> 同前註頁 7

<sup>48</sup> 同前註頁 8

<sup>49</sup> 同前註頁 9

全球還是發生那麼多大大、小小的事，所以我們會發現文化傳統、文明的社會離我們越來越遠。當然我們再利用文化傳統的同時，我們也正利用知識解決問題。我們既然有選擇自由的權利，也有選擇過怎樣的生活方式。這時，我們要縮小心中必然的傲慢與偏見，為擴大你我之間自由的理性與知性而努力？這是需要你我的尊重、包容、大慈、大悲、大智慧，方能消除爭執，為促進人類和平而努力。

